

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叢文

十七編

李怡主編

第3冊

論趙元任結合新詩與音樂的理論與實踐
——以《新詩歌集》的〈秋鐘〉、〈瓶花〉、
〈也是微雲〉、〈上山〉為例

張窈慈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論趙元任結合新詩與音樂的理論與實踐——以《新詩歌集》的
〈秋鐘〉、〈瓶花〉、〈也是微雲〉、〈上山〉為例／張窈慈 著——
初版——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24〔民113〕
目4+152面；19×26公分
(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七編；第3冊)
ISBN 978-626-344-843-8 (精裝)
1.CST：趙元任 2.CST：新詩 3.CST：詩評 4.CST：樂理
820.9 113009389

特邀編委 (以姓氏筆畫為序)：

丁 帆	王德威	宋如珊
岩佐昌暲	奚 密	張中良
張堂錡	張福貴	須文蔚
馮 鐵	劉秀美	

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
十七編 第三冊

ISBN：978-626-344-843-8

論趙元任結合新詩與音樂的理論與實踐 ——以《新詩歌集》的〈秋鐘〉、〈瓶花〉、 〈也是微雲〉、〈上山〉為例

作 者 張窈慈
主 編 李 怡
企 劃 四川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
總 編 輯 杜潔祥
副總編輯 楊嘉樂
編輯主任 許郁翎
編 輯 潘玟靜、蔡正宣 美術編輯 陳逸婷
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發 行人 高小娟
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
電話：02-2923-1455 / 傳真：02-2923-1452
網 址 <http://www.huamulan.tw> 信箱 service@huamulans.com
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
初 版 2024年9月
定 價 十七編 11冊 (精裝) 台幣 28,000 元 版權所有 · 請勿翻印

論趙元任結合新詩與音樂的理論與實踐
——以《新詩歌集》的〈秋鐘〉、〈瓶花〉、
〈也是微雲〉、〈上山〉為例

張窈慈 著

作者簡介

張窈慈，1981年生，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文學博士。曾任國小一般與音樂教師，公私立科技大學講師與助理教授，公私立大學助理教授。

碩博畢業論文，皆以文學與音樂為題材，博士論文為《唐聲詩及其樂譜研究》。碩博論文曾發表各章論文於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評論》、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報》（前述期刊屬為國科會藝術學門：良好期刊，收於 THCI）、《國立臺南大學藝術研究學報》、《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論文集刊》、《屏東教育大學學報》、《東方人文》之中。另有單篇論文〈從李臨秋的歌謠談舊曲新唱的詩樂藝術〉，《大同大學通識教育年報》7期（100.06）；〈淺談毛奇齡之音樂美學〉，《國立臺南大學藝術研究學報》1卷2期（97.10）；〈論《周禮》「樂」的文化內涵〉，《中國語文》584期（95.02）等三篇音樂文學或音樂美學的學術論文。

出版著作有《嘉竹器宇——走在斐然成 Chang 的道路上》（111.06）、《彈音論樂——聆聽律動的音符》（修訂版）（111.05）、《彈音論樂——聆聽律動的音符》（104.09）、《唐聲詩及其樂譜研究》（101.09）。

提 要

近代中國音樂史上，趙元任先生結合了新詩與西洋歌樂作品的創作，開創了近代中國音樂的先河。他的語言學造詣很深，能切入聲韻與詞曲的結合，作為創作歌曲的基礎。再者，他身處於五四運動的環境下，運用當時詩人的創作來譜曲，曲子的內容複雜，風格多變，頗能展現個人獨有的特色，堪稱為「五四時期」作曲音樂家的代表人物。本論文的研究，基於趙先生的獨特貢獻，進而展開其新詩與音樂的理論與實踐之探討。

全文的素材，取自於趙如蘭女士所收錄的《趙元任音樂論文集》為理論依據，又以趙先生《新詩歌集》歌詞中的新詩，作為當時文人文學創作的例證。尚且，試從〈秋鐘〉、〈瓶花〉、〈也是微雲〉與〈上山〉等四首樂歌的實踐，以印證趙先生詩歌與音樂結合理論的見解與貢獻。

論文共有五章，首章「緒論」之外，逐次分章論述四首樂曲之新詩與音樂結合的相關性。內容主要重點有四：其一，探討音樂與文學的獨立性與藝術性，再將二項藝術相互作結合，由音樂與詩歌本有的「互通消息」、「交相為用」藝術共通性等特質，來了解音樂與文學的共鳴點所在。其二，關於趙先生音樂理論與音樂創作的思想內涵與藝術技巧，經筆者分析歸納，以凸顯他的音樂作品在文學中，抑或文學作品在音樂中的重要地位。其三，為探討趙先生對於樂曲的技法和理念等見解，並以其實際的創作來印證個人處理創作樂曲的技巧及方法。其四，試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看中國的詩歌吟唱，以研究趙先生對於中國古代吟唱藝術的傳承與運用。

總結來說，趙先生「藝術歌曲」的創作，本是人文與藝術的結合所形成的。音樂上，深受西方音樂的影響，但又不失中國傳統曲味；文學上，詩體的解放，讓新詩無論在形式或內容中，多能反映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樣貌。趙先生的《新詩歌集》裡，這種取之於文學素材，進而發揮個人音樂創作的方式，不僅透露著他對原詩作思想內涵的認同，而且，還能與當時的社會現況與時代意識，相為呼應。這是將音樂創作與文學作品作一適切的結合，實為當時的樂壇，注入一重要的新生命，也為近現代的音樂發展，奠定重要的基礎。